



我們的心

莫泊桑 著

PD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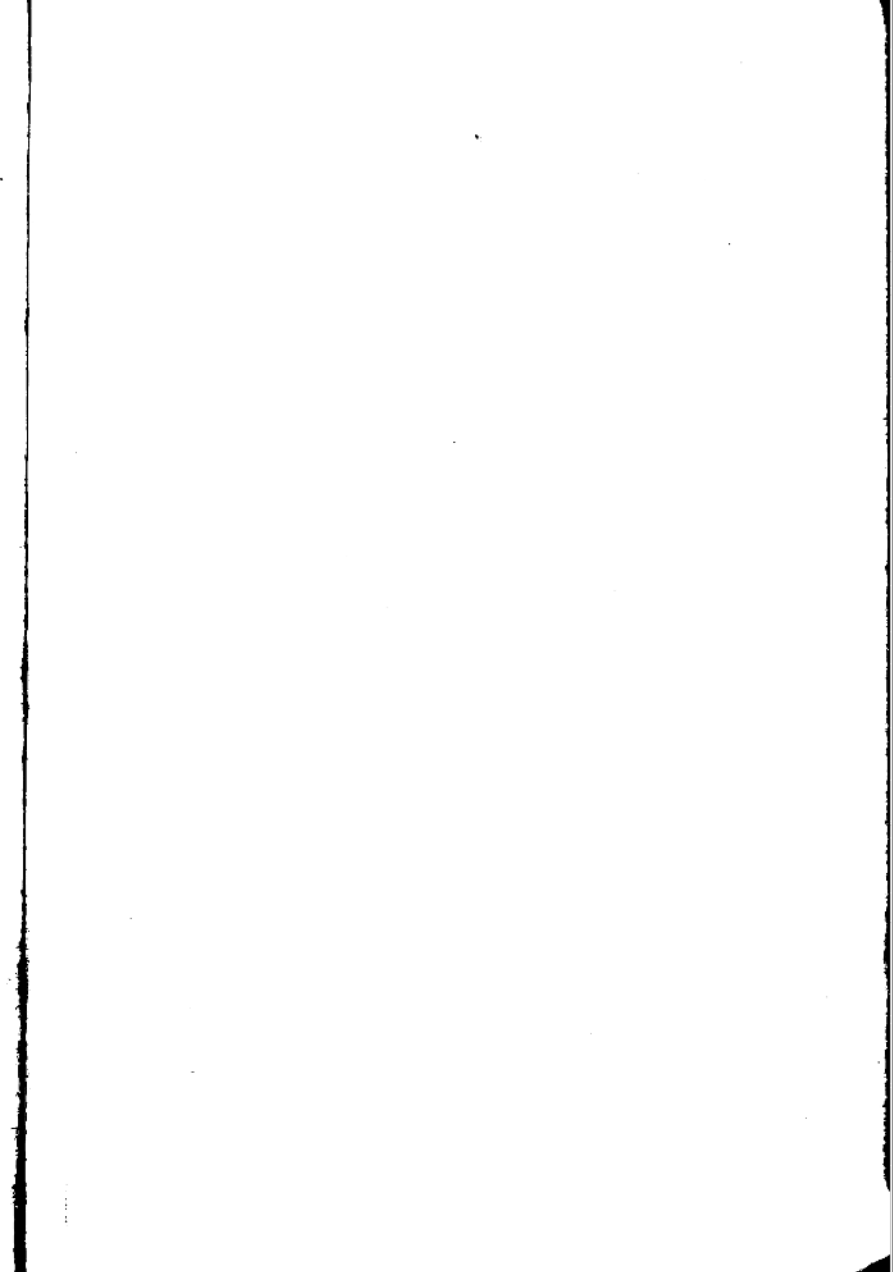
內 容 介 紹

我們的心是莫泊桑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。以描寫十九世紀法蘭西資產階級的腐化的生活情形為主題。女主角德·妮爾倫夫人是一個年青的寡婦，因為以前受了丈夫的虐待，養成了對男人的一種報復心理，丈夫死後，她吸引了一批音樂家，小說家，哲學家，雕刻家，畫家，等等，組織成一個小圈子，使他們圍繞在自己的周圍，可是不讓一個接近她，也不讓一個遠離她。書名叫做“我們的心”，就是描寫在德·妮爾倫夫人周圍的男人的心理，也就是資產階級的男女戀愛的心理。莫泊桑用尖銳的筆觸，現實的寫法，把當時資產階級的享樂腐化，荒淫無恥的生活深刻地暴露了出來。



我們的心

第
一
部



一

十五年來人人都稱讚的青年音樂家，麗碧珈的著名作曲人馬西法爾，有一天向他的朋友安德烈·馬立約爾說道：

『你爲什麼不去看看米舍爾·德·妲爾倫夫人呢？我向你保證，這是新巴黎社會裏一個最有風趣的女人哩。』

『因爲我天生就跟她那批人合不來。』

『朋友，那你就錯了。這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客廳，很新鮮，很生動，很藝術的。那裏有美妙的音樂，也有前一世紀的無傷大雅的俏皮話。你在那裏將是受人歡迎的：第一，因爲你的小提琴拉得好；第二，大家在那房子裏已經說了你一大堆的好話；第三，你算得是一個不平凡的人，你從來是不輕易出門的。』

雖然他被迎合上了，可是仍舊是遲疑的。他猜想那個年青的女人不會不知道今天的這個邀請。
馬立約爾說道：「沒意思！我是毫不在乎的。」這口氣雖然還有點兒不屑，但是已經含有接受邀請的意思了。

馬西法爾再說道：

「就在這幾天之內，你願意我介紹你去嗎？我們這批人都是她親密的朋友，我們又常常在你面前談到她，可以說你早已認識她了。她聰明極了，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頂頂美麗的女人。她第一次嫁得很不好，現在不願意再嫁了。她把她的住宅做了風雅的人們聚會的地方，在那裏很少看見庸俗的人和跑俱樂部的先生們。所有的都是對勁兒的朋友。我帶你去看她，她一定樂意的。」
完全被說服了的馬立約爾回答道：

「得啦！就在這幾天之內吧。」

就在談話後的下一個星期的頭一天，音樂家到他家裏來問道：

「明天有空嗎？」

「可是……有空。」

「好。我引你到德·妲爾倫夫人家裏去晚餐。她託我邀請你。你看，這是她的請帖！」

遲疑幾分鐘以後，爲了禮貌，馬立約爾再答道：

「好吧！」

大約有三十七歲的安德烈·馬立約爾，是一個沒有結過婚的、又沒有職業的人。他有點錢，夠他過適意的生活，夠他旅行，夠他搜買古今畫冊和玩意兒。他可以算得是一個聰明的青年人。有點怪脾氣，有點粗野，有點任性子，有點矜驕。不是由於他的怯懦，而是由於他的驕傲，他才過着孤獨的生活。他很聰明，也很精細，只是有些疏懶，他好像什麼也懂得，好像也能做出一些什麼事情，但是他只是抄着手站在旁邊觀望，活像一個鑑賞家。假如他沒有那些財產，毫無疑義，他可以變成一個著名的顯要人物；偏偏他每年又有了那點兒收入，就使得他永遠抱怨不知道做什麼樣的人才好。真的，他曾經有過各種不同的努力，可惜都不徹底。有一回想做藝術家，有一回想做文學家，還發表過不少愉快的旅行遊記，內容也還生動，形式也還謹嚴。有一回想做音樂家，練習過小提琴，他有了不小的成就，甚至於在職業的演奏家當中，他也贏得了一個可敬的內行的名譽。最後一回他想做雕刻家，在這專門的藝術裏，只要稍有才幹和天賦，塑出大膽的形象，就可以欺騙愚昧的眼睛，以為作者真有知識和造詣。他用泥塑的「丟尼斯的按摩匠」，在前年的展覽會上得到相當的成功。

他也是一個出色的武士，有人還說他是一個擊劍的能手，雖然他從來沒有當着衆人的面前拔過劍。也許這是由於他躲避社交界的那種心情，他害怕碰到認真動起手來的對方。

他的朋友都很喜歡他，一致稱讚他，也許是他首先信任他們的緣故。人人都說他在任何地方都是誠懇，有信用，和他做朋友是愉快的，因為他是一個有品格的人。

他的身材也算得是高大的了。兩頰上的短短的黑鬚鬚，一直拖到下巴，修理得尖尖的。他的頭髮有點灰白，但是梳捲得很好看。他有兩隻褐色的，透明的，活潑的大眼睛，看起來，聚精會神，有點兒固執，又有點兒瞧不起人的神氣。

在他親密的朋友當中，尤其是在那批藝術家當中，如像小說家加士東·德·拉馬特、音樂家馬西法爾、畫家若般·黎沃勒·德·莫朵等等，在這般朋友的心底，儘管充滿由成功得來的自尊的架子，把他當成一個很可愛的，很聰明的，無所成就的人在看待；可是在面子上，好像對於他的友誼，他的理論，他的精神，甚至他的批評，都很重視。

他的高傲的操守，彷彿在說：『我不是什麼東西，因為我從來不希望是什麼東西。』因此他生活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，把那些討得太太小姐們歡心的事兒不放在心上，也不把那些使人飛黃騰達的大客廳放在心上。他從不插腳到這些庸俗的角逐場所。他只和幾家能够欣賞他的嚴肅的內性格的人來往。這回破例地爽快地答應讓人引他到米舍爾·德·妲爾倫夫人家裏去的原因，就是因為他的許多親密的朋友，都在稱道她的私德，並且都是這個年青的夫人的座上賓客。

她住在美麗的第一層樓房裏，在聖—奧斯丁的後面，福瓦將軍街上。兩間臨街的房子：一

間是餐廳，一間是接待尋常客人的客廳。另外還有兩間向着房主人所享受的美麗的花園。頭一間便是一個寬大的第二客廳，長方形的，有三扇大窗子，窗外有樹，青枝綠葉，拂着披檐。室內陳設着簡單的世間少有的出色傢具，顯出純潔的質樸的風韻。它們都是些很值錢的東西。椅子、桌子、玲瓏的鏡台、可愛的古董陳列架、繪畫、扇子、玻璃櫃裏的名貴的磁人兒、花瓶、小雕像、嵌在牆上彫板上面的大掛鐘等等，凡是這少婦室內的一切陳設，一切裝飾品，由於形式、年代、精巧、在在引起人的注意，甚至勾留人的眼睛。她蒐集了她所認識的藝術家們的意見，友誼，慫恿，獵奇的天性，來佈置這間內室的客廳。她對於這間客廳感到驕傲，正如對於她自己感到驕傲一般。他們又爲她搜集了許多奇珍異品，是平庸的收藏家所不能鑑賞的。因爲她有錢，又捨得給大價錢。因此她完成了一所著名的、不易開放的住宅。她想這樣的客廳，人們必定喜歡來往；比起一般時髦太太的庸俗客廳，必定更富有吸引力。

她有一套得意的見解，以爲有適宜的簾幔，調和的色彩，安適的坐椅，舒服的形式，安樂的起居，它們可以安撫人，迷惑人，服貼人們的眼睛，正如美人的巧笑一樣。她常說：一間住室引人同情或遭人反感，富麗或寒酸，吸引人或拒絕人，正如室裏的主人一樣。有的使人清醒，有的使人萎靡；有的使人心情溫暖，有的使人心情冰冷；有的使人高談闊論，有的使人啞口無言；有

的使人發愁，有的使人歡笑；總之，它們使每個拜訪的客人發生一種莫名其妙的企圖，留下，或是逃走。

在這間光線柔和的充滿美術意味的客廳正中，有一架長尾的大鋼琴，左右排列兩盆盛開的鮮花，鋼琴佔的是榮譽座，顯出當家主人的神氣。稍遠的地方，有一道雙扇高門，直通臥室，還通到盥洗間，盥洗間也是寬大華麗的。臥室掛着波斯錦緞的帷幔，像夏季宮殿一樣。妲爾倫夫人是一個人的時候，經常停留在這裏。

她過去是很不幸的。她和一個外表文雅的無賴漢結了婚。在這個家庭暴君的面前，一切都得順從他，屈服他。五年當中，她忍受過種種的強求，許多虐待，許多嫉妒，甚至於忍受了這個難堪的主人的暴行。她從結婚生活裏所感受到的，是茫然，是無邊的驚駭，她自己毫無反抗的能力，一直被這個殘酷橫蠻的粗野漢子折磨着，眼看着自己化成灰燼。

他突然死了。有一晚，他正在回家的道路上，因為動脈瘤破裂而死了。當她看見裹尸布包着她丈夫的尸體抬進房門時，她瞧着他，不相信她得到解放的現實。她感情的深處，迸出會心的快樂和強烈的恐懼，害怕把這快樂流露出來了。

生來的天性是不羈的，快樂的，精神充沛的，能迎合他人的，又很富有誘惑力的德·妲爾倫夫人，在她突出的愛好自由的天性裏，又混淆着一些巴黎少女們的習染，這些少女們從孩提的時

期起，就呼吸了馬路上含有刺激性的空氣，每晚戲院的門打開，傳出來那裏面喝彩吹哨的空氣，也使她們經常的薰染着。奇怪的是在妲爾倫夫人五年的奴隸生活當中，居然能够把以前的熱情隱藏在稀奇的怯懦裏，生怕說多了，做過分了，不過在她內心的深處，還保留着解開束縛的熱望，不容許他人干犯她的自由的決心。

她的丈夫是一個社交場中的人物，常常訓練她如何接待賓客。把她馴養成爲一個啞口的、漂亮的、有禮貌的、隨時準備聽候命令的奴隸。在這個暴君的朋友當中，有不少的藝術家，她好奇的接待他們，很高興的聽他們講話。但是她從來不敢讓他們看出來，她是怎樣的了解他們，敬重他們。

在她丈夫的喪服滿期以後的一個晚上，她就在這一些朋友當中，請了幾個去吃晚飯。兩個道謝不來，三個接受邀請。他們很驚奇的發現了這位年青的夫人，原來是一個胸襟坦白，神采迷人的美婦人。她使他們很舒適的度過晚會，並且溫柔地告訴他們說她從前接待他們的時候，他們曾經使她愉快過。

慢慢的，在她那一批還不明白她、還不深切了解她的熟人裏面，按照她自己的愛好，挑選了一些人出來，她款待他們。她用寡婦的資格，用她解放了的、而却願一輩子做一個正派女人的資格來接待他們。她所接近的是巴黎上等的男人和幾個女人。

第一批入選的客人成了她親密的朋友，形成了核心小組，再來引進其他的人。這客廳慢慢地變成一座小朝廷，有的因了本身的價值，有的因了美好的名位，才能够出入其間。自然在許多具有特殊頭銜的貴人中間，也難免要混入幾個聰明的平民。

她的父親，德·卜拉冬先生，就住在她上面的一層樓上，他做了她的繆姆和侍衛大臣。他是一個風流老手，很漂亮，又聰明，每天在她的身邊忙來忙去。他不把她當成自己的女兒，而是當成闊綽的太太侍候。他爲她安排星期四的晚餐，這晚餐不久遠近馳名，轟動巴黎，成爲不尋常的盛會。於是潮湧般的人請求引見，請求邀請。他們常常是在親密的核心小組的討論和議決之後，一律被擋駕了。這基本小組裏面精采的言論，也常常傳遍巴黎全城。好些初次登場的藝人，新進的藝術家和青年詩人們，都必定要到這裏來先受一番洗禮，然後才能掙得聲譽。所以在馬西法爾介紹來到鋼琴旁邊奏小提琴的匈牙利音樂家以後，加士東·德·拉馬特又引見了一批長髮詩人。好些外國來的舞女，沒有在伊甸戲院或者狂歡的牧女戲院登台表演之前，都要先來到這間客廳裏爲將來演出的成功作一番準備。

德·妲爾倫夫人很聰明的不使熟人的數量增加。不但她已有的朋友都嫉妒的把她團團圍住，而且在她過去的日子裏，丈夫的權威，把她折磨够了，她心上留下一片淒涼的、不快的回憶。現在她又又是歡喜，同時又是恐懼，人家說她好，她就滿意；說她不好，她就驚駭。她雖然有點任性

放蕩的傾向，可是資產階級者的謹慎，她是充分具備的。她愛惜名譽，處處提防着輕率，不敢輕易冒險，使她的幻想納入正軌。節制她的大膽，處處留心，使人不疑心她有絲毫的糾葛，絲毫的放蕩，甚至絲毫的陰謀鬼計。

大家都想方設法去引誘她，可是據說一個也沒有成功。他們都坦白的承認失敗。不過大家都很驚奇這樣一個自由獨立的女人，會有這般的規矩。於是流言產生了，傳說她在結婚的時候，她的丈夫曾對她使用暴行，出乎意外的虐待，這個創傷，使得她不敢同別的男人講戀愛了。她在親密的朋友的中间，也常常討論到這件事情。他們得到一個確定的結論：一個年青的女孩子，在夢想未來溫柔的生活裏，在不安的神秘中期待着，雖然早把那些事兒猜想得到，可是，就令是一個最粗鄙的男人走來向她求婚，她也要顯得心慌意亂的。

社會哲學家喬治·德·馬爾替溫柔地冷笑了一聲，同時說道：『時候終究要來的。這些女人終究有那麼一天。越是遲緩，她們越是做得過份。我們的朋友既然有喜歡藝術的癖好，她遲早之間，會愛上一個唱歌的，或者是一個彈鋼琴的人。』

加士東·德·拉馬特有不同的看法。他本着他小說家，觀察家，心理學家的身份，把上流社會的人都研究過，他創造了許多反面的和類似的典型人物。他自以為把女人看得透徹，剖得仔細。他把德·妲爾倫夫人排列在近代混亂派的婦女的類型裏，在他的一部有趣味的小說她們當中的一

個裏，已經描繪到了。他是第一個作家把這新類型的女性，刻劃得很仔細，說她們的動作，全是些理智的歇斯里的神經反射。她們爲了一千種相反的衝動，而還不能叫做願望的所激動，事實的錯誤，時代的教訓，現代小說的啓示，都不能解除她們的困惑。沒有熱情，沒有牽惹，像一羣被溺愛慣了的孩子那樣任性，同時又像一些老懷疑派那般乾枯。

事實上也和別人一樣，他剛剛起了誘惑的念頭，就撞了壁。

小組的忠實成員，都對德·妲爾倫夫人迷戀過。高潮過去了，有的人還在感動，還在醉心。慢慢的，他們造成一座神聖的廟堂，她就是這廟中的聖母。他們不斷地向她頂禮，談論她，甚至於不在她的跟前，離開得遙遠的時候。他們隨着她所表現的光輝，怨恨、憤怒、偏愛，來尊敬她，諂媚她、批評她和蔑視她。他們不斷的互相嫉妒、互相偵察、互相監視，繞着她緊緊的拉成了一個大圈子，不讓任何可怕的競爭者擠攔來。積極分子有七個：馬西法爾，加士東·德·拉馬特，胖子福赫士倫，年青的哲學家、時髦的交際家喬治·德·馬爾替先生。這個人的出名，由於他的荒謬的學說，由於他的博聞強記，由於他的雄辯的口才，還由於和他的學說一樣出色的裝束；使最熱情的女賞識者只知道他是最時髦的人，而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話。她座上的出色的賓客，還有幾個伶俐的社交家，如像伯爵德·馬朗但，男爵德·葛哈威爾和兩三個別的客人。

在這出色的隊伍裏，有兩個特邀恩寵的，就是馬西法爾和拉馬特。他們兩人都好像具備了特